

以当代女性爱情及婚姻为主线  
探讨了当代青年女性面临的种种爱情困惑  
并对两性关系进行了冷静而深刻的剖析



吴敬凤 著

作家出版社

# 女人花

作家出版社

I247.5/1557

2008

# 花女人

吴敬凤  著

作家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女人花/吴敬凤著.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08.5  
ISBN 978-7-5063-4236-0

I. 女… II. 吴…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11307 号

## 女人花

---

作者: 吴敬凤

责任编辑: 江小燕

装帧设计: 03 工舍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mailto:zuoja@zuoja.net.cn)

<http://www.zuoja.net.cn>

印刷: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42×210

字数: 280 千

印张: 10

插页: 2

版次: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4236-0

定价: 25.00 元

---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 引子

这个小小的乡村，在很久以前就有一首被孩子们唱了无数个夜晚和白昼的童谣，歌词是这样的：

紫桐树，紫桐花，紫藤爬上树杈杈。喜鹊窝在树杈上，一天到晚叫喳喳。小喜鹊，你快看，俺的紫衣真鲜艳。今天俺娘不让穿，明天去把姥姥见，姥姥见了直夸俺，给俺煮了仨鸡蛋……

因为这首童谣，大字不识的方永明和他的老婆红彩，给他们的四个孩子取了这样几个名字：紫桐、紫衣、紫树、紫藤。

### 1

太阳眼看就要落了，悬在田野尽头的树林上空，发着最后的余晕，照着这一片无边无际的田野。正是夏季，田野里是无边无际的庄稼。当然那些庄稼不是一色的，玉米也有，红薯也有，芝麻、大豆也是零零碎碎的，但最为主的还是玉米。这里本是最广阔的平原，最为主的粮食就是秋季玉米，夏季小麦。眼下那些庄稼正拼着一季

## 女人花

中最茂盛的时光，鼓足了劲地疯长。

鸟儿多是成群地在夕阳中飞过，赶往巢穴里。当然牧着牛羊的孩子也就开始摇着鞭子向着那个冒着缕缕炊烟的、传出一声声狗吠的小村慢慢地回来。

紫桐和她的妹妹紫衣两个人赶着七八只羊，随着村里的那些放牧的孩子后边，顺着田间的小路缓缓地往家来。她们年龄虽小，但是没入学，八九岁正好被家里拉来当小牧童使。

六岁的紫树已光着屁股，带着一帮小光腚从村里出来迎接她们。一面喊着：“紫桐，紫衣——马上回家吃饭喽！”这家伙调皮，跟着他们的父母学，竟常常不喊她们姐姐。

村里的那个四十来岁的老光棍叫李大利的，赶着两只大羊就走在紫桐她们前边。偶尔不时回过头看她们一眼，紫桐那颗心就不自觉地感到不安起来。果然，那个家伙终于看她们距他很近的时候，他忽然站住了，面对着她们掏出了他的那个东西，开始撒起尿来。紫桐和紫衣惊住了，两个人一下呆若木鸡，竟不知如何是好了。就那么傻傻地站在那儿，一步也不敢往前走了。直到那个家伙尿完，转身走了，她们才回过神来，委屈地大哭起来。

回到家，她们把委屈告诉了父亲方永明。方永明惊得两眼睁得鼓圆，蹦起来要去找那个家伙算账。他老婆红彩却把他劝住了，说这种无赖，你找他也白搭，反弄得咱名声不好听。以后让丫头注意就是了，别这么晚回来。红彩又把眼瞪向紫树质问，紫树你这个笨蛋，他能把那玩意儿露出来，你怎么不把你的也弄出来，往他身上尿——操他娘的八辈祖宗，他别以为家里没女人，就能胡作非为了。哪天把他老娘从土里扒出来指给他看，问他是女人生的吧！

红彩反过来又恼恨地骂那两个丫头，说这么大的丫头了，在湖里肯定玩的太野，总是这么晚才回家，遇到这种事也不知避一下。傻妮子，掐死你们算了，让人操心的东西！

紫桐的心里就越发地委屈，看着她妈那张狰狞的脸，又不敢顶撞。她父亲倒是极疼爱紫桐和紫衣，先把紫桐抱起来举过头顶。紫衣不平衡，也伸着小手让他抱。他便又抱了下紫衣，边说：“我这

两个丫头是最好最听话的宝贝，谁家的女儿都没有我这两个孩子好。可是闺女越好，越让父母操心——我可告诉你们，以后绝不许回家太晚；也不许随随便便和男孩儿搭话。女人么，要的就是贤淑、贞德。当然长大了嫁人，更要从一而终。好臣不事二主，好女不嫁二夫么。”

紫桐倒对这些话有些理解，她本来把父亲看得像尊神，现在父亲这些话句句都印在她的脑海里。

红彩此时却没有了方永明的这份心情，早吼着让永明帮她烧火做饭。最小的女儿紫藤因发烧拉肚子，一晚上又哭又闹的。红彩捏着她的鼻子给她喂药，她却把汤匙都打翻了也不肯吃。红彩恼极了，抡起巴掌照她的屁股扇了起来。扇得紫藤鬼嚎。她自己也咬牙切齿地尖着嗓子骂：“小王八蛋，王八羔子，王八孙子，你也欺负我，看我老实没用是不是！好你个小狗日的，你也会软欺硬怕——我打死你！打死你！”

一面把巴掌抡得更有力。初时紫藤嚎得如杀猪般，到后来，居然成了窒息的状态嚎不出声了。

方永明怒极了，一下把孩子抢过去，跟她吵起来：“你还是个人不是？！跟个吃屎的孩子怄气，你倒真有本事！她哪里顶得过你！……”

红彩就睁着眼和方永明吵了起来。当然他们这种吵已经多少年了，早已成了家常便饭。红彩每天都装着一肚子怨恨，这种怨恨皆是因繁琐的无穷无尽的家务做根源，而另一头根源则在永明的母亲和弟弟、弟媳妇身上。红彩感觉自己像头母牛，每天又要出奶又要干活，家里的吃喝缝补不说，生产队还天天催着她去出工。不出工也行，工分没你的。工分没你的，粮食就没你的。少领一斤粮食，家里这六口人就紧缺一斤。

所以在最初时，她总盼望着婆婆或小姑子永荣能过来帮帮她。但是，那娘俩跟永亮一个院住，所以就成了永亮两口子的私有品，除了他自己家的活以外，不许那娘俩给任何人帮一下手。永亮倒还好说，本就老实少语。他媳妇冬瓜却是一个眼里揉不得一点沙子的

## 女人花

女人，动不动屁股一拍，又蹦又骂。骂得四邻老少都心惊胆战的，大家都惧她的泼悍，也没人叫她的名字，因她浑身上下粗的没有一点凸凹，村里人便在背后都叫她冬瓜。

永亮的母亲和妹妹永荣，一天到晚都是小心翼翼的，惟恐一点不慎的言行招来那母老虎的一顿发疯。

红彩早死了让婆婆小姑子帮忙的心，只是“怨恨”没有死，每不顺心时就拿那娘儿俩放在嘴里咀嚼解恨。常常一骂就骂到半夜，每次咒骂或数落时，她总希望丈夫也陪同她数落他母亲的坏处。只有他数落了，她才感觉心里更舒坦宽慰些。但方永明从来都不肯妄言他母亲的一句坏话。这就使她越发恨方永明，她知道他的心还是和他母亲、他弟弟、妹妹站在一起的。想到这时，她就更想破口大骂。只有骂，才能使丈夫无法袒护；只有骂，才使她更解恨。所以，她们这个家里经常骂声不绝，平静的日子是很少有的。

紫桐丢了饭碗，两手塞着耳朵，闭着眼睛，咬着嘴唇。倒是她妹妹紫衣聪明，悄悄拉了她的手，两个孩子站起来悄悄地溜了出去。剩下小弟弟紫树仍然坐在那儿傻乎乎地捧着大碗喝着稀饭。

外边已经是满地月色了，月光使整个村子到处都很皎洁。村子里传来孩子们一阵又一阵的欢呼声、嬉戏声、打闹声。这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后期的夜晚，在中国几乎所有的农村还没用上电。家家户户都是煤油灯，且把灯捻子捻得极细，细到那点细芯只够发出豆粒般大的光亮为止。所以每到夜晚，家家户户从小窗里、堂屋中，那些萤火般的光亮，倒也使整个村子显得既柔和又静谧。茅屋如豆腐块般，一家一户黑乎乎的，错落有致地相挨着。门前各有树木，或榆树，或槐树，或榕花树。偶尔树前还有池塘，塘畔亦有石板石凳，留待吃饭时各家人端着饭碗凑到一起闲侃。

孩子们在这种静谧的夜晚，是不甘圈在家里熬长夜的，呼啦一下子出来，聚在村前或村后的一个老地点，等到人陆续到齐时才开始正式玩游戏。

他们的游戏很多，每次总是循序去玩。刚开始时，一般都玩“藏鞋底”。几十个孩子团团坐成一圈，把腿半蜷半伸着，然后把一

只鞋在众人手里从腿底下传来传去，一边传一边使劲地唱着一首童谣：“紫桐树，紫桐花，紫藤爬上树杈杈。喜鹊窝在树杈上，一天到晚叫喳喳。小喜鹊，你快看，俺的紫衣真鲜艳。今天俺娘不让穿，明天去把姥姥见，姥姥见了直夸俺，给俺煮了仨鸡蛋……”中间一个孩子摸鱼似的在众人的腿里拼命地摸来摸去，希望能把那只鞋子摸到，他好早早下场。鞋子摸不出来，他是没有资格下场的。

一只鞋往往摸到半夜也摸不出来。第二个游戏名字叫“张老六玩大刀”。一般把人分成两派，两派人相对站着，中间拉出老远的距离。各派人手扯手扯成两道墙，其中一派出一人，向另一派人的“墙”狠命冲去。如果把“墙”冲开了，就把“豁开”的那两个人牵过来，归到这方使用。两方互相冲刺，直到玩腻。这些游戏都是十四五岁的大孩子玩的。紫桐年龄小了些，大孩子们嫌她坠腿，都不让她参加。她能有资格参加的唯一游戏，就是捉迷藏。这种游戏仍然分成两派，一派藏，一派找，往往藏的人心惊胆跳，找的人心急意切。猪圈里、巷口里、垛子后边、大树顶上，到处藏的都是人。游戏一开始，大家便呼啦一声散开找地方藏身去了。紫桐惊慌失措，找了几个地点都被别人占领了，便一头扎进一个空猪圈里。猪圈里堆了好多劈柴，她就把身子藏在劈柴里边，耳听得外边的人到处东翻西翻地乱找，她紧张得一颗心快跳到嗓子眼了。

有脚步声向猪圈走来，紫桐紧张地把身子使劲往下缩了缩。

“你出来吧，我看见你了。”外边一个男孩子说。

紫桐心里一阵失望，不过她仍然不甘心这么轻易地出来，所以她仍然屏住呼吸，一动不动。

“好——你不出来，不要后悔。”一个女孩恐吓地说，然后抓起一把细土向猪圈里撒来。细土里有两颗石子，砸到了紫桐的头上；另一颗石子竟然惊动了一只老鼠，那老鼠“吱”的一声尖叫，从紫桐的身侧蹿过。紫桐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于是她不由自主地尖叫起来，抱着头拼命地不顾一切地向外冲去。扔土的女孩吓愣住了，男孩子急忙两手抱住紫桐的肩，不安地问她：“怎么了？迷眼了，还是砸头了？”



## 女人花

“老鼠，老鼠……”紫桐像找到了救星那样，一下扑在男孩子怀里，嘴唇颤抖着，身子依然颤抖着。不过她偎在男孩子怀里的时候，这种颤抖就已经轻多了。男孩子其实并不大，只比她大四五岁而已。但他却像大人那样，轻柔地拍着她的背，嘴里却在不无好笑地挖苦她：“真是一个没用的丫头，一只老鼠就把你吓成这样。它又不咬人，怕它干什么！”

“它怎么不咬人？”紫桐怨恨地抬起脸瞪着他，发现他原来是狗子。

“是你撒的土。你犯了规，只许找不许撒土的，你坏！”

紫桐不屑地离开了他的怀抱。撒土的女孩却幸灾乐祸地拍着手叫起来：“紫桐要做狗子的媳妇了，两人刚才抱在一起呢！”

紫桐这才发现身边站了个人，原来是二蔓。但她对二蔓的话似懂非懂，因为二蔓比她大五六岁呢。但是狗子却愤怒地向那女孩啐了一口，说：“长舌头，长大了你要给我做媳妇，我天天打你。”然后扬长而去。

回到家时，应该是半夜时辰了。紫桐年龄小，不懂时间，只看见二妹紫衣睡得一片均匀。她们两个人睡在一张小炕上。小炕和父母的床对铺着，三妹紫藤和小弟紫树，被父母分别搂着。母亲红彩已经睡醒了，又在絮絮叨叨数落着婆婆、小叔和小姑子的坏处。方永明仍然一声不吭。紫桐尽量不让自己弄出动静，悄无声息脱了鞋，爬到炕上睡了。耳听得母亲的絮叨变成了污秽不堪的骂声：什么老死鬼、小媳妇、野杂种、小白狼。紫桐很明白，老死鬼是指奶奶，小媳妇是指姑姑，野杂种、小白狼是指二叔和婶子。紫桐也不知他们到底有多坏，惹得母亲这样成年累月地骂他们。她最同情爹，他从来不开口，有时半夜里听见他一阵一阵地打嗝，应该是肚子里的气盛不下了，才从嘴里往外出。要是爹把娘狠狠地打一顿就好了，她恨恨地想。

方永明常常借酒浇愁，每次喝醉时，总是趴在地上哭天嚎地。紫桐蹲在他身边，不知该怎么安慰他，只是本能地倒一大碗开水，

冷却了之后，捧到方永明的嘴边说：“爹，喝点水吧……”

方永明是最疼爱紫桐的，这个长女在他眼里就是一个大酒坛子。他方永明最好酒，却没有钱喝个痛快，就算一天喝个两把二两，还常招来老婆的数落和痛骂。老婆骂他的那一套不外乎是“穷鬼！穷光蛋，没有钱还硬想喝，这个家早晚被你喝垮！”

“你不要天天这样挖苦我。”方永明斜睨着醉眼，恨恨地说，“我天生没有本事，你看看谁有本事就跟谁去吧。我实在受不了你这一套了。老天早晚会把你这张嘴烂掉的！”

每到这时，红彩便会冲上去，照着方永明的脸一阵乱扇，边扇边骂：“我人死了你才更舒服！何止把嘴烂掉，你个婊子养的！当初如果不是你娘派媒人把我骗来，我怎么会跟你这种窝囊废！……”

紫桐厌恶透了娘，觉得娘太像奶奶给她讲的故事中的狼外婆。这个家如果没有爹，她不敢想像，他们几个人将会怎样过下去。紫衣比紫桐小一岁，两个人的长相就像孪生的一样，相像得几乎分不出来。

紫衣轻轻拉着紫桐的手，悄声商量：“我们去跟奶奶过吧，奶奶会讲故事，又从来不骂人，我实在不想在这个家里呆了。”

“娘知道了，会把我们打死的。”紫桐很老到地说，“你看不出来吗？娘那么讨厌奶奶，她会同意咱们跟奶奶过吗？”

“奶奶说了，”紫衣说，“我们只有嫁了人才会过上好日子。姐，你想嫁人吗？”

紫桐瞪了瞪眼。

紫衣接着说：“我长大了嫁人，一定要嫁给后羿这样的人。他好有本事哦，能射下九个太阳。”

紫衣说着，满怀期望地看了看晴朗的夜空。恰值农历十五，明月正像个圆盘似的挂在天空。她使劲睁大眼，往月亮上看了半天，只看到几点模糊的黑影：“那黑影是不是桂花树呢？我看着像。”

紫桐仰起脸来，也认真地看了半天，摇着头说：“不大像，或者是……嫦娥呢。还有……玉兔。”

“那后羿呢？”紫衣茫然地问，“后羿和嫦娥在一起吗？”

## 女人花

“谁说的？”紫桐用像老太太那样成熟的声音说，“嫦娥一个人吃了仙丹升上了天，后羿本来就没吃，也可能……死了吧。”

“你说什么？”紫衣既震惊又伤心地瞪着她，“后羿怎么会死呢？他那么好，那么勇敢，他不会死的。”

“那你说他在哪里呢？”紫桐反问，然后又一本正经地说，“本来就是故事嘛，嫦娥和后羿本来就没有的。”

紫衣又死死地盯着明月，一脸的惆怅和失望。

“好了，”紫桐拉起她的手，“我们去玩吧。你听他们正在玩摸鞋底呢。”

两个人跑到村头的合欢树下，发现几十个孩子正玩得热火朝天。她们想插进去，又没有空隙和机会，更没有人招呼她们，便落寞地很无奈地站在那里。还是狗子从人圈里跑过来，拉起紫桐和紫衣的手，走到那一大圈人中坐下了。然后，那帮孩子边在腿底下传着那只鞋底，边起劲地唱那首童谣：

紫桐树，紫桐花，紫藤爬上树杈杈。喜鹊窝在树杈上，一天到晚叫喳喳。小喜鹊，你快看，俺的紫衣真鲜艳。今天俺娘不让穿，明天去把姥姥见……

## 2

紫桐和紫衣入学时一个十岁，一个九岁。那时，农村的孩子入学都比较晚，差不多都到十岁左右。

离开学还有两天，方永明便跑到街上，没经老婆批准，擅自破费给她们每人买了一双嫩绿色的塑料凉鞋和一件紫红色带绿碎花的喇叭式的裙子。紫桐和紫衣兴奋的程度简直比过年还厉害：忙不迭地把裙子套上，穿了新鞋，先跑到奶奶那里去炫耀。老太太看着两个小孙女真的就如两朵美丽的月季花，便笑着夸了一阵。两个人的虚荣心便如杯子里的一点水，被这句话浸得满满的。

冬瓜把嘴使劲地撇了撇：“哟——可真是美得不得了了。从小就这么美得要上天，大了还不得美到外国去。你爹娘整天鬼哭着喊穷，害怕别人向他们借了似的。现在倒有这份闲钱，打扮屎娃娃了——哼！”

紫桐和紫衣年龄虽小，也分辨得出冬瓜的话不是正味，偷偷地冲她扮了个鬼脸跑开了。跑到村里，挨个地向小伙伴们去炫耀。小伙伴们眼光中有羡慕，也有妒忌，当然也有的立即跑回家里缠着父母去买。

姐妹两个炫耀了整整一个下午，方才心满意足地回家。睡觉时，把裙子小心地脱下来，叠得板板正正，连同那双新凉鞋都放在床头的一个箱子里。

到了学校，她们俩就成了最夺目的一双美人花。好多女生和男生都在看她们，包括老师也在用喜爱的眼光欣赏她们。她们俩又极聪明，总是一点就会。特别是紫桐，几乎到了过目不忘的地步。惹得她们的老师总是在方永明的面前赞叹，说这两个孩子将来必有出息，一定要好好地培养她们。

方永明对于紫桐的聪明不感意外，倒是紫衣感到不可思议。小时她得过一次肺炎，医生说有可能会影响大脑，将来恐怕智商低。方永明注意观察她，发现她吃东西慢，干活也慢，家里若买了好吃的东西藏起来，总是被紫桐偷吃了去，紫衣却看见都不知道拿着吃。由此，他就给紫衣判了个半傻子的结论。认为紫桐将来必有出息，会找个好丈夫；而紫衣只能在家种地。如今听老师这样评断，便不无欣喜地说：“以前我以为我只有一个好酒坛子，原来是两个。”

红彩不服气，反驳他：“怎么是两个？紫藤不也是一个嘛——难道紫藤也是傻子吗？”

“紫藤不傻，就是有点丑了，丑女难嫁的。”

“你才放屁呢！”红彩骂他，“丑女有福，这是古语。说不定这个酒坛子比那两个还大呢。”

升二年级时，紫桐和紫衣并没有被老师安排在相挨的座位上。紫衣个头稍矮些，安排在前排第二组，紫桐则在第五组，和一个小男孩同桌。后排和她对直的身后是一个大个子，个头足有老师那么高。当然老师的个头算不得高大魁伟，因为老师是个驼背，所以在身高上打了不少折扣。紫桐疑惑那位同学上学何以这么晚，而且上课还不肯认真听讲，总是做些像老鼠偷食那样的动作，窸窸窣窣的。她不知道他在搞什么，而且一连几天都是这样，最后她忍俊不禁，本着一种负责之心，举手向老师报告。

“他总是不听讲，老是在下边搞小动作。”紫桐暂时还不知道他的名字，用手指着他向老师举报。

“宋小水！”老师表情严肃地将大个子叫起来，“又在玩什么鬼花招？！期末考试你两门功课的分拼组成一个才30分，一个零蛋，一个3分，这个学期还想再来个‘30分’吗？别忘了你连今年已经蹲了三个二年级了，再蹲下去都成老油条了。”

“我没有搞小动作。”宋小水很理直气壮地说，“是她在冤枉好人。”

“那好，你把黑板上这几个字给我念一遍。念对了，你就坐下；念错了，就到外边呆着去。”老师说完，用教杆一指黑板上的“狼”字，回脸审视着宋小水。宋小水表情一阵发呆，把那个字瞅了半天，然后嘴嘟囔了一声。

“念什么？”老师追问他。

“——娘！”他居然憋出这个音来。满堂一阵哄然大笑。老师也忍不住跟着“哧”地笑了一声，但立刻又把表情绷住了，又指着另一个“季”字。

宋小水听见大家都笑，知道自己肯定念错了，所以愈发小心地对这个字仔细地审视了半天，才底气不足地念：“李……”老师命令他大声念。他就把声音抬高了上去，“李！——李老师的李。”因为那位老师就姓李。

满堂的笑声还没下去，又如潮水般涨起一阵。李老师这次不再笑了，怒冲冲地拿着教杆向宋小水走来。走到他面前，举起教杆照

他的头“啪啪”地使劲敲了几下。宋小水头上戴着一顶黄色的旧军帽，教杆敲在帽子上，发出浑厚而又清亮的响声。老师机警地把帽子一下拿掉，翻过来一看，里边居然塞了满满一层本子纸，怪不得教杆敲在帽子上，宋小水脸连寒都不寒。

“好啊——你个狡猾的东西！”李老师一下把帽子狠狠地摔在地上，“学习时脑子不聪明，想歪点子倒是刁滑鬼精！——我教你鬼精！——教你鬼精！”老师咬着牙，用教杆在他的光头上使劲地敲了几下。每敲一下，宋小水的头就缩一下。

紫桐忽然打心眼里同情他，后悔刚才不该举报他。

下课的时候，同学们都出去了，宋小水把头趴在桌子上一动不动。紫桐蹑蹑地走到他面前，见他并不抬头，她就从嗓子里小心地冒出一句很内疚的话：“对不起，我并不是有意想整你，只是希望你……”

宋小水猛地抬起脸瞪着她，用鼻子恨恨地哼了一声，站起来，昂首阔步地走了出去。

“他也许会报复你呢。”和紫桐同桌的男生李子良把她拉到一边悄悄地说，“前一段日子孙业向老师举报宋小水捡了支钢笔不上交，老师找宋小水问，他还不承认。老师便把孙业喊到办公室让去证明，他才乖乖地把钢笔交了。后来上课喊起立时，他把孙业的凳子偷偷地拉到了桌子底下，害得孙业一屁股坐了个空，四脚朝天摔倒在地上。满屋的同学都哈哈大笑，宋小水却装作若无其事，好像没看见一样。这回你要处处小心，这家伙肯定会报复你。”

果不出李子良所料，第二天下午，校园里所有的同学被上课铃赶得拼命地向教室里跑的时候，紫桐也匆忙地跑到自己的座位上一屁股坐下。班长喊过起立之后，她就感觉屁股上湿乎乎的，有些不大对劲，在老师还没有说“同学们好，请坐下”的时候，她下意识地回头看了下自己的凳子，才发现凳子上一片漆黑的鲜墨汁。她立刻明白自己的屁股上出现了什么，自己最可爱的裙子肯定被染了一团漆黑。她心里一阵疼得发颤，刹那间也明白了这件事是谁干的。但是她没有做声，她明白，如果做声了，老师会把宋小水怎么样处

## 女人花

置。在老师说完“同学们请坐下”的时候，她依然默默地坐回了凳子上。

放过学，她把自己拉在了最后，她已回身看过自己的裙子了，鲜艳的裙底上，一团硕大的乌云，她的眼泪再也禁不住流了下来。紫衣并没有注意她，和同学早已走了，就她一个人落在了最后，没有人能看到裙子上的那团刺眼的污渍，她心里安全多了。不过她想到墨汁是很难洗掉的，这么一条心爱的裙子，可能永远不能穿在身上了。她这样胡思乱想着，再也忍不住心头的委屈和苦恼，趴在路边的一棵杨树上哭了起来。一直哭得身边站了个人，她还没有知觉。直到那个人轻轻地咳嗽了一声，并且叫她的名字，她才回过泪痕斑驳的脸来，发现狗子正站在她的面前。

“到底是谁欺负了你呢？”

狗子的个头和宋小水的差不多，像个大男人了。紫桐在学校里经常见到他，知道他已经上五年级了，而且见面时她不再叫他狗子，而是叫他的学名王南。

“是不是宋小水向你搞了鬼？我听人说你向老师举报他，惹他在班上出丑，所以他报复了你，是这样吗？”他目光敏锐地盯着她裙子上的那团污渍，“这个家伙，我一定让他向你道歉！”

“不用，其实那天老师敲他的头，我心里一直很难过。今天他报复我，我心里反倒好受多了。我只是心疼我的裙子——王南哥，墨汁是洗不掉的，对吗？”说完，眼泪又涌满了眼眶。

“应该能洗掉的。”王南考虑了一下说，“我家有一本生活小验方，我回家看看方子，回来告诉你，也许能洗掉呢。”

紫桐的眼泪已经不往下掉了，眼睛开始放着光彩凝视着他。

第二天早上，王南就把方子用嘴带来。说是把污染的衣物放在冷水中浸泡，然后用肥皂搓洗。

李子良也给她带来一种药肥皂，说是他爸在煤矿买的，能洗血迹和墨汁。紫桐万分感激地拿着那块肥皂，忽然感觉心里有一种微妙的幸福感。这种幸福就是裙子上的那团“乌云”所带给她的，这倒使她不再讨厌那团“乌云”了。而且有感而发，借此写了一篇小

作文，题目叫《裙子上的乌云》。文章写得流畅明朗，倒不像个小  
学生写的。老师又欣赏又高兴，当成一篇范文在班上读过，大大地  
褒奖了一顿，又把它贴在宣传栏上。不过，在文中她没有提宋小水  
的事，所以老师压根也没有追究宋小水。倒是宋小水感到与她无颜  
相对，总是躲着她走。就是万般无奈碰了面，他的目光也不敢和她  
相碰。直到以后，这天轮到紫桐这组打扫卫生。卫生打扫完，紫桐  
等同学们走了之后，又把排放不整齐的桌椅重新摆放齐整。关上教  
室的门，上好锁，她刚要转身离去，宋小水突然从墙角那边溜了出  
来。紫桐机敏地打量着他，猜测他又会怎样耍报复手段。他默默地  
走到她面前，倒背着双手，一言不发。半晌才把手从背后伸出来，  
将一个纸包捧到紫桐的面前。

“干什么？”紫桐既惊讶又疑惑。

“实在……实在对不起。”宋小水努得脸通红，费了好大的劲才  
说，“那天是我不对，我不该用这种办法对付你，而你却没有跟我  
计较。现在我让我妈重新买了一条裙子赔你。”

“不要，真的不要。”紫桐连忙往外推。但宋小水把包一下揣到  
她的怀里，转身把步子迈得飞快走了。紫桐把纸包打开，里边真的  
包着一件连衣裙，和她原来的那件旧的一模一样。

第二天上课，她发现宋小水没有来上课，老师在课堂上认真地  
说了宋小水的事；他说宋小水跟他的父母回城里去了，他爸爸本来  
在城里工作，回家来太不方便，便把他们母子都接走了。

紫桐的心里真的说不出是什么滋味，犹如学洒水的人，一下被  
水呛到了鼻子里，酸酸的，辣辣的，整个胸腔都在发闷，连眼睛都  
潮湿了。她竭力压抑着自己，放学跑回家，捧着那件裙子放声地痛  
哭了一场。

紫衣不以为然，慢腾腾地说：“哭个什么，那个大笨蛋走了也  
好，老师都说他是害群之马。怎么，给你买件裙子，还把你的心买  
住了？”

紫桐不理睬她，只把那件裙子好好地珍藏起来，再也没穿过它。



直到上中学，紫桐也再没见到宋小水，也没听到关于他的消息。但是，那件裙子始终压在她的心里，使她永远难以忘掉宋小水。

紫衣已不和她同班，倒是李子良仍然和她同窗。那一段时期，校园里刮起一股狂热的言情和武侠风，女生都在拼命地追赶琼瑶，男生们都在拼命地追赶金庸。紫桐从紫衣手里转过一本琼瑶的《六个梦》，结果看过之后，哭得一塌糊涂。紫衣同样在她之前就哭得晕头转向。

紫藤和紫树都在上小学，倒是不啃这类东西，读的都是紫桐读过的《三百六十五夜》、《格林童话》。但是童话中的那些王子至今让紫桐不能释怀。看了琼瑶的小说之后，那种心情就更沉重。沉重中夹杂着惆怅，看看满班的男生，竟没有一个和书中的男人能够相吻合的。

过了几日，李子良许是一种讨好的心情，竟把一本梁羽生的《萍踪侠影》推荐给她看。李子良本是个极小气的人，一部《萍踪侠影》全班同学没有一个能向他借得的。

结果，紫桐又被书中的张丹枫震撼得不能自己了。那是何等一个英俊潇洒的男儿，何等侠骨柔肠、何等放荡不羁的男儿，世间更是没有这样的男生了。她愁肠百结之后，竟好多日子茶饭不思，恹恹闷闷。

这日下午放学后，她郁郁闷闷地把书还给李子良时，李子良把书接过去，忽然脸憋得通红，欲言又止。紫桐愕然不解地瞪着他，他忽然把一张纸条塞到紫桐手里，转身逃也似的跑了。紫桐下意识地把纸条打开，发现上边写着一首歪诗。诗是这样写的：

你想我么？不知道。

我想你么？雨潇潇。

马上就要毕业了，何时能看见你对我的好！

紫桐不置可否，蹙了蹙眉，又展开了。紫衣正赶到她身边，便把那张纸条抢了去，看过之后，便捂嘴“哧哧”笑了起来。半天停